

# 奶奶你听， 是那天的声音

[日] 佐野洋子 = 文·图  
唐亚明 = 译



# 奶奶你听， 是那天的声音

[日] 佐野洋子 文·图 唐亚明 译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奶奶你听，是那天的声音 / (日) 佐野洋子著；唐亚明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8

ISBN 978-7-305-18380-5

I . ①奶… II . ①佐… ②唐… III . ①儿童故事－图画故事－日本－现代 IV . ① I313.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59507 号

**Anohi No Otodayo Obaachan**

©1982 JIROCHO,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2007 by FROEBEL-KA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in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arranged with FROEBEL-KAN  
through Shanghai Viz Communication Inc.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16-196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版人 金鑫荣  
项目人 石磊  
项目统筹 刘红颖

书 名 奶奶你听，是那天的声音  
著 者 [日] 佐野洋子  
绘 者 [日] 佐野洋子  
译 者 唐亚明  
责任编辑 刘红颖  
责任校对 邓颖君  
终审终校 沈洁  
装帧设计 谷久文

印 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092 1/16 印张 3.5 字数 30 千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ISBN 978-7-305-18380-5  
定 价 48.00 元

网 址：<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账号：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025) 83594756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一个小镇里，有一栋小房子。

大雪纷纷。

雪花落在小房子的屋顶上，

落在小房子旁的大树上。

小房子里住着一位老奶奶和一只猫。

“雪下得好大呀！”

老奶奶把炉火烧得通红。

“今晚要降温啦！”

老奶奶往火炉里又添了好多劈柴。

“你不是怕冷吗？”

老奶奶把火烧得旺旺的。

她添完柴，又织起了毛衣。

猫闲着没事儿干。

“奶奶，你给我讲讲，我是怎么到这个家来的。”

“那你不哭吗？”

“我不哭。”

“你不生气吗？”

“不生气。”

“那你不笑吗？”

“我不笑。”

“那你高兴吗？”

“高兴啊！”

“嗯，那你不挑我的毛病吗？”

“不挑。”

“嗯，从前有个小镇……”

“唉？没那么从前吧，我才五岁呀！”

“你刚说了不挑毛病！”

“我不挑。”

“那天可冷呢。”



“有多冷？”

“和今天差不多。”

“是吗？”

“雪下得可大呢！一个小镇里，有一栋小房子。

大雪纷纷。雪花落在小房子的屋顶上，

落在小房子旁的大树上。

小房子里住着一位老奶奶。

老奶奶独身一人，她喜欢一个人住。

夜晚下着大雪，老奶奶把炉火烧得通红。

她不断往火炉里添柴，火苗呼呼作响。

大雪天里，只响着炉火呼呼的声音。

你听着炉火的声音，就知道大雪天有多安静了。”

“我可听不出有多安静。”

“你傻吧。”

“我不傻。”

“你生气啦？”

“没生气呀。”

“外面太安静了，我就把火烧得更旺。”

“奶奶你一直这样呀，你才怕冷呢。”

“你说什么？”

“好，不说了。”

“这时，远处传来叮了哐啷叮了哐啷的声音，

像是一辆破自行车。

是谁在雪中推着自行车走路。

我听声音就知道那自行车有多破。

那是一辆破得不能再破的破车了。

沙沙沙，走路声越来越大，

叮了哐啷叮了哐啷的声音也越来越近。

我听到有人在家门口停下来。



从窗口望去，是来了客人。

你猜是谁？”

“不知道。”

“是一只又大又黑的猪！”

“不是猪，不是猪，我想要熊。”

“你想哭啊？”

“我不哭。那不是猪，是熊。”

“他就是猪。”

“奶奶，求你了，你把他改成熊吧。”

“猪鼻子可比熊鼻子好看多了。

熊鼻子那算什么呀，多难看啊。那个猪鼻子上还落着雪花呢。

那个粉肠色的猪鼻子上，有两个大鼻孔。  
鼻孔冒出火车那种白烟。  
我吓了一跳，赶紧钻到被窝里。  
可那猪冲着我家‘噗’地喷了口气。  
那火车的白烟‘砰’地撞到了门上，  
门‘啪’地开了。  
那只又大又黑的猪径直走了过来。



可他堵在了门上，因为他块头太大了。

我只能看到他的肚脐、小鸡鸡和脚。

我从窗户把头伸出去，问他：

‘你有什么事？你那猪头进不来吧。’

‘我有重要的事儿想求你……’

那嘶哑的声音呀，把我家震得稀里哗啦地晃了起来，  
好像来了地震，饭桌都往上跳了！

可我立刻明白了，那黑猪是个懂礼貌的绅士。  
尽管他声音嘶哑，骑的又是一辆破自行车。”

“你怎么知道他是猪呢？”

“那当然啦。看他那端庄的鼻子，  
立刻就能做成粉肠嘛。哪儿有长那种鼻子的兔子呀！”

“谢谢！”

“‘你有什么事吗？’

‘你一个人住着不寂寞吗？’

‘不寂寞呀。我喜欢一个人住，清静啊。’

‘是吗？可你一个人住，老是自言自语吧？’

‘恩，有时候也说。’

‘你不想有人给你搭话吗？’

‘我自己搭话，你甭担心。’

‘你一人自言自语，又自己搭话，不忙吗？’

‘忙是忙。可我说，你进不了我的家，那门你可进不来。’

‘要进来的不是我，是和这个家大小合适的、

一只特别可爱的猫。’

‘猫？我讨厌猫。’

‘可是这只猫特别可爱！’

‘我特别讨厌猫！’”



“哎呀，你要哭啊？”

“我没哭呀。”

猫擦了一把眼泪。

“我和黑猪说话时，家里一直哐啷哐啷吱吱吱地摇着。”

“‘那猫有什么特别的？比如说会变魔术什么的。’

‘他不会变魔术。’

‘那他会帮我织毛衣吗？’

‘也不会。’

‘他是全身黑黑的、毛绒绒的、一对绿眼睛的猫吗？’

‘他眼睛不绿。’

‘他会捉老鼠吧？’

‘他不捉老鼠。’

‘那会唱歌吗？’

‘不会唱歌。’

‘那他不吃东西也活蹦乱跳吗？’

‘他不吃东西就哭。’

‘比如说永远不得病什么的。’

‘他正病着呢。’

‘你说什么？那怎么成呢？’

那只可怜的猫在哪儿？’

‘他在这儿呀。’

‘这么大的雪，死了可怎么办？’

你这猪真是不懂事，快给我看看！’”

“结果，那只又大又肥的猪，把那只又小又瘦的猫，从烟囱里轻轻地放了下来。

你说他有多小呢？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小的猫。

那猫别提多难看啦。

我找来一只小篮子，在篮子里铺上好几层手绢。

那手绢都是最高级的。

我把小篮子放在火炉旁，开始破口大骂那只猪。

‘这猫就是我家的啦！’

黑猪说：‘谢谢你！祝你们幸福！’

就叮了哐啷叮了哐啷地消失在大雪中了。

这就是你来我家的经过。”

“那后来黑猪呢？”

“没什么后来。不过他来过信，就在你病好了，开始变好看了那天。”

“信上说什么了？”

“‘谢谢你和那只啥都不会、长得难看的猫一起生活。’

我马上给他写了回信。

‘又大又肥的猪：

我家的猫是世界上最可爱的猫，

是世界上最朝气蓬勃的猫。

尽管他啥也不会。

我好像不喜欢一个人待着了。

又大又肥的猪，

你是不是上帝呀？’

喂，我说，你听了高兴吗？”

“嗯，高兴。奶奶，你真的讨厌猫吗？”

“现在也讨厌，除了你以外。”

“啊，哈哈哈……”

“你笑了？”

“没笑啊。”

“今晚真冷啊。你喝热牛奶吗？”

“嗯，我自己去热奶。我不是啥也不会。”

“那好。”

猫把牛奶倒进小锅，架在火炉上，

又在饭桌上放了一个大杯子和一个小杯子。



然后，他盯着看牛奶开锅。

大雪纷纷。

四周静悄悄。

猫和老奶奶喝着热牛奶。

“真安静啊——”

“真安静。”

“只有炉火的声音——

只有炉火的声音，才能感受到安静——”

“看来你一点儿也不傻嘛。”

“嘻嘻嘻。”

老奶奶喝完热牛奶，又织起了毛衣。

猫专心致志地听着炉火的声音。

外面的雪越下越大。

这时，从远处传来了叮了哐啷叮了哐啷的声音。

猫的耳朵一颤一颤地听着那声音。

叮了哐啷叮了哐啷……

声音越来越近。

猫打了一个冷战。

“奶奶！！”

猫全身哆嗦，看着老奶奶。

老奶奶也停下了手里的毛线活儿，

仔细听那声音。

叮了哐啷叮了哐啷……

猫的眼睛越瞪越圆。

“嘘——”

老奶奶轻声说。

叮了哐啷叮了哐啷……

“是那天的声音。”



“是把我领来的那只猪，长着粉肠色的鼻子。”

叮了哐啷叮了哐啷……

老奶奶竖起耳朵仔细听着。

“他要把我领回去吧？”

叮了哐啷叮了哐啷……

“因为我变得太可爱了——”

叮了哐啷叮了哐啷……

声音越来越近。

老奶奶竖起耳朵仔细听着。

老奶奶小声说：

“好像又回到了那天。”

猫一边哆嗦一边问：

“和那天一模一样吗？”

“那猪不是又把我领来啦？”

叮了哐啷叮了哐啷……

老奶奶竖起耳朵仔细听着。

“如果那猪又把我领来了，那现在的我怎么办呢？”

“嘘——”

老奶奶轻轻地站起来，走向窗户。

猫赶紧揪住老奶奶的裙子，紧紧贴着她，

从窗户往外看。

又大又肥的黑猪，在昏暗的夜色里推着自行车。

雪越下越大。

猪从粉肠色的大鼻孔里，

喷出了火车冒白烟那种气息，

一步一步往这边走来。

他那粉肠色的大鼻子上，落着雪花。

“奶奶！”

猫的叫声近似哭声。

